

彼得：一樣的，我不能給你，我自己要。（想了一會）並且，我還不想死呢。

瓊尼（勸誘狀）：醫生說你要死的，我告訴你，並且你的母親哭了。

彼得：母親哭了？

瓊尼：自然哭的。你的父親也哭。可是那醫生不哭……說能罷，給我那個銅

球……反正你也是拾來的。

彼得：就算是拾來的那一樣的是我的東西。誰拾的誰得！（漠然）那是什

麼意思……你幾時死呢，瓊尼？

瓊尼（想了一想）：我不知道。（忽然像感觸了靈機，傲然道）我的祖父

去年死了。

在公安局裏，克羅地作家伊凡·克爾尼克又替我們畫下了一個這樣的典

型：

局長孚爾鮑伐克的滿腔怒氣一齊發作，破口大罵道：

「不許你多嘴！你這下流的畜生一樣的囚犯！你倒老早想好了在本局長跟前狡賴麼，你老婆的背脊還在那里痛呢！」

「我請求您明察——」

「還不給我閉了你這張鳥嘴！休想撒謊，你沒有碰過你的老婆！她天天給你做工，做你的奴隸，她的手上全起了泡，她給你享福。你倒打她！你不和她親嘴，你倒打她——哼，你應該吻她那雙做起了泡的手才是在咱們美麗的克羅地境界裏竟有伸手打老婆的男子漢，這真是國恥！真是國恥！」

「求你——」

「本局長在這裏說話，你還敢多嘴！」瑪底邪·孚爾鮑伐克怒極了，砰的一聲拍着桌子。「你想狡賴麼？呵？你好大胆呵！你看他！」瑪底邪轉臉對着書記官，「不去吻他老婆那雙做起泡的手，反倒打她這麼一個傢伙

還算得是人麼？還不是囚犯，還不是該死的賊囚犯麼？

這些會話的生動，主要的是因為用語的確當。讓書中的人物說怎樣的話，這是作者亟應注意的問題。首先，我以為是要適合各人的口吻，因為孩子有孩子的語彙，老爺有老爺的語彙，從年齡，階級，地域，性別，時代，身份，職業乃至性格，都是各不相同的。一個種田人的口裏，決不會有「宗旨」，「目的」，「生產」，「消費」等等的字眼，一個村學究的口裏，決不會有「下意識」，「死亡率」，「相對性」，「絕對性」等等的字眼；南方話和北方話不一樣，古代語和現代語不一樣；「殺千刀」固然不會和「他媽的」聯盟；「格倒難弄呱」和「乃遭犯關來」又頗為不同；更何況流氓有切口，老爺有官話，讀書人有「之乎者也」而且一面也還得注意發音的不同：——

「伊和希珂先沒有了，蝦蟆的兒子。」傍晚時候，孩子們一見他回來，最小

的一個便趕緊說。

——魯迅：鴨的喜劇

「伊和希珂先」其實是稱「愛羅先珂先生」因為孩子年幼，發音不準，終於說成這個樣子了。還有——

「這這些些都是費話，」又一個學者吃吃的說，立刻把鼻子脹得通紅。「你們是受了謠言的騙的。其實並沒有所謂禹，『禹』是一條蟲，蟲蟲會治水的嗎？我看鯀也沒有的，『鯀』是一條魚，魚魚會治水水的嗎？」他說到這里，把兩脚一蹬，顯得非常用勁。——魯迅：理水。

「這這些些，」蟲蟲，「魚魚，」水水水，等都是按照口語寫下的，因為那說話的是一個口吃的學者。諸如此類的變化，在會話裏多得很，真是說不清，講不完的話的。然而一個初學寫作者也正不用擔心。祇要不斷地學習，細心地向大眾的口頭聽取，記住，分析，比較，刪除了不必要的空話，把足以代表一個人的特性的聚集起來，積久就能夠應用，而且，這樣一來，無疑地，是會適合各人的口吻，描摹出不同的個性來的。

## 八 所謂「文氣」

古文家有所謂文氣，也叫做氣勢，至今老先生們在論文的時候，還有「氣充詞沛，」「氣盛言宜，」「浩蕩磅礴，」「條達酣暢，」——等等的評語，有些人甚而至於說「氣勢縱橫，筆力足以辟易千人！」足見那力量的宏大，以及氣勢的被重視了。

唐宋古文家如韓愈、柳宗元、李翱、蘇洵、蘇軾之徒，都是很講究氣勢的，劉禹錫稱道柳宗元的文章，說他以「氣爲幹，文爲支，」韓愈論文，也以爲「氣盛而言之，高下皆宜。」他們簡直把氣勢看做文章的生命。侯方域說：「秦以前之文主骨，漢以後之文主氣，」這確是實在的情形。

然而這轉變是怎樣來的呢？

現在試讀周朝的文章，大都簡短，樸鍊，不常看到虛字，真有點風骨嶙峋的樣子。到了戰國，辯士輩出，這些縱橫家大都善於嚼舌，說話的技巧逐漸進步，因而影響到文章的寫法：層次的分明和轉折的加多，從此虛字也就交起好運來。孟子一書，可以作為這時候的文體的代表。其後屈宋胸懷不平，所做的文章也就波瀾起伏，論氣勢，是頗為旺盛的，這就是後來的楚聲的發端。但正式提出講究文氣的主張，却在漢末魏初的時候。

漢魏之間，講究文氣最力的，是曹丕。他在典論論文裏，特別提到文章的氣勢，說道：「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他既主張詩賦不必寓教訓，又把文氣看得天生似的，恁地自然，所以魯迅說他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派，這見解很不錯。不過就文論文，魏晉文章的所以能夠抑揚有致，曹氏父子的功勞，是不能抹煞的。

然而照曹丕說來，「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才分註定，連最足以影響我們，最爲我們敬愛的爸爸哥哥，也都沒有法子想。則所謂文氣這東西，豈不是太過神祕了麼？仔細想想，其實是並不盡然的。我們決不會相信文曲星之類的胡說，因此也並無註定的才分，無論那種東西，都可以學得，由學習而了解，而進步，而成功。

不過首先應該明白什麼叫文氣。

中國的所謂氣，大都不可捉摸，但是，文氣雖然不像輕氣氧氣那樣有實例可證，却也並不像理學上和醫學上所講似的玄妙，我想，倘能說得具體一點，舉出例子，實在也易見分曉，不至於和丈二和尚打做一路，摸不着頭腦的。然則究竟什麼是文氣呢？我們知道，一句句子的構成，或長或短，或張或弛，彼此是並不一律的，因此讀起來的時候，我們從這些句子所得到的感覺，以及讀出來的聲音，也就有高低，有強弱，有緩急，抑揚頓挫，這就是所謂文氣了。

這裏，我們且先來看看句子對於文氣的關係。

標點是傳達說話時的語氣的，所以從標點上，往往可以看出文章的氣勢來。大抵用句號則聲音由高而低，文氣也就由揚轉抑；用疑問號和感嘆號則尾音較高，文氣也就由抑轉揚。一篇文章裏的句子，決不能全用疑問號和感嘆號，也決不能全用句號，參雜應用，使文章抑揚有度，讀起來不單順口，而且閱耳應心，這才算做上乘的作品。於此，我們可以知道文氣的跌宕，其實是根源於聲調的轉動的。

但是，一面也有關於句法的變化。

就長短說，大抵句短則氣促，句長則氣和。就張弛說，大抵句張則氣勢緊湊，句弛則氣勢鬆懈。凡屬較長的句子，在頓逗處意義即已完備，隨時可以截斷的，是弛句，讀起來費時較多，氣勢也就鬆懈，例如——

房東太太從樓下跑上來，慌慌張張的告訴他們，說衙堂裏已經有人連夜搬了家，警察並不阻止，看來情形恐怕不大好，她也想暫時到租界上去避一避。

風頭，問他們怎麼樣。——柯靈樂土。

這里，在「來」，「家」，「止」，「好」，「頭」，各字上，都可以停止，把逗號改做句號，在意義上也能獨立，並不欠缺什麼。倘是張句，這就非一口氣讀完全句不可了，  
例如：——

和往常一樣，當我和母親打着黃昏的石路從碼頭上回到家裏來的時候，  
一踏進矮小而積塵的門框，便又瞧見父親在屋的角落裏動顫着手腳在編織  
竹籃或鷄籠。——碧野：夜航。

上面這句子，必須從頭讀完，才能明白所含的意義，這就是張句的例子。按照  
通常的習慣，凡屬意義相類，調子相似的排句，都屬於張句的範圍，文氣因此也較為  
旺盛。但是，我們決不能從鬆懈和緊湊上來區別文章的好壞，句子的或張或弛，文氣  
的或盛或迂，完全是隨着事實的需要的。

在下面這一篇文章裏，我們將看到盛迂兩面的實例：——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  
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勿敢易。」秦  
王不說。（以上平敘。）安陵君因使唐雎使於秦。秦王謂唐雎曰：（平敘。）「寡人  
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略急。）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  
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爲長者，故不措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平敘。）  
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歟！」（轉強。）唐雎對曰：「否，（強。）非若是也！（強而  
緩。）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強。）秦  
王怫然怒，謂唐雎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高而急。）唐雎對曰：「臣未  
嘗聞也。（緩接。低平。）」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高而強。）」  
唐雎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低平。）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  
以頭搶地耳。（低平。）」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平而急。）夫  
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平而急。）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平而急。）

要離之刺慶忌也，蒼鷹擊於殿上。（平而急。）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祿降於天。（平。）與臣而將四矣！（高極，強極，急極。）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平而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高極，強極，急極。）「挺劍而起」（急。）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平敍）「先生坐！（平弱。）何至於此！（平弱。）寡人喻矣！（平弱。）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平弱。）」——國策：唐雎不辱使命。

這一段文章裏，文氣的抑揚疾徐，是十分明顯的。而且也合於事實的需要。中間的對照和急轉，尤爲出色。秦王說的「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一高亢急疾，完全是盛怒的天子的口吻，而唐雎的答語「臣未嘗聞也，」偏偏緩緩接上，真是從容得很！其後唐雎歷數三個刺客的故事，平鋪急敍，到了「與臣而將四矣，」突然轉到頂點，像一個迅雷，高極，強極，急極。形式配合着內容，在這里，細細吟味，就可知道上面那篇文章——推而至於無論那篇文章的字裏行間，實在是充塞着所謂文氣的。

再如，在下面這闕詞裏，也有着同樣的情形——

怒髮衝冠，恁欄處瀟瀟雨歇。擡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

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

朝天闕。——岳飛：滿江紅。

這一闕詞，正合於古語的所謂「悲歌慷慨」，在情調上，是壯烈的，所以通篇氣勢，如驟風急雨，十分緊湊。第一句「怒髮衝冠」，斗然而來，第二句「憑欄處瀟瀟雨歇」，却輕輕接上，一張一弛，借眼前淒清冷落的景色，來加強胸中的悲憤，以文氣論，可以說是曲盡蓬勃之致的。此外如秦少遊生查子裏的「月色忽飛來，花影和簾捲」，上句急促，下句迂緩，也有着同樣的氣度。

古文家裏面，文章的氣勢最爲汪洋排蕩的，是韓退之和蘇東坡。據金聖嘆說，明末清初的時候，有一句話，說韓退之的文章像海，蘇東坡的文章像潮，幾乎成了兩人

的定評。這種見解，我想，也是着眼於韓蘇文章的氣勢的。韓文如原道，應科目與時人書，蘇文如戰國任俠論，潮州韓文公廟碑等，都饒於氣勢，其中尤以潮州韓文公廟碑爲有名，王懋公說它奇氣「橫佈萬世」，歷代的文評家也一致推崇，可見文氣是十分旺盛的了。但所以如此的緣故，其實不過在文章裏多用調子相似的排句。在句子裏多用前後呼應的虛字——就是現在的所謂接續詞，使文氣連貫，波瀾增加，看起來十分壯觀而已。

然而單靠看，這種波瀾是看不出來的，前人的所謂「浩浩蕩蕩」，「洋洋洒洒」，都是念誦時候的感覺，無論文言白話，除了看之外，我們還得下一點讀的功夫。從前私塾裏的教育方法，最重要的就是讀，教師對學生不講文法，不作解釋，教會了字音，祇是讓他們一味死讀，從千字文、百家姓、幼學瓊林到四書五經，一直讀下去，讀得多了，偶然也給講一點文義，文法是莫明其妙的，可是記住了一定的格套，久而久之，居然也有讀通的人物。到了現在，這種捉迷藏式的教育方法，早經淘汰，然而讀的功

夫的重要，却不能不鄭重地加以提出。因為字句上的有些好處和毛病，是讀得出，却看不出的。我想，即使白話文不便於朗誦，但在文氣的調理上，至少也得做到默誦的地步。

對於初學寫作者，這功夫尤為必要。

爲了理解別人的文章，我們需要默誦；爲了修改自己的文章，我們也需要默誦。魯迅說過，他在寫好一篇文章之後，總要覆閱好幾遍，「自己覺得拗口的，就增刪幾個字，一定要它讀得順口，」這所謂「順口，」我以為也是專指氣勢的。

蘇聯文學顧問委員會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裏，講到作家們修改自己文章的故事，那裏面說：——

托爾斯泰把雜談哥薩克寫了十餘年，這個作品的各種草稿有五百餘頁。大家都知道，托爾斯泰把戰爭與和平會改寫了七次。列蒙托夫一行都不苟且，寫一行要改好幾次，契訶夫會說：「稿子要讓它躺下醫治。」剛查羅夫當時說

道：「我的寫奧布莫洛夫，猶如鬥牛一樣。」剛氏的這部小說寫了十年。

雖然這修改未必一定爲了文氣，然而使句子順口，詞兒通達，畢竟還是屬於氣勢的範圍。著名的作家尙且如此，初學寫作者當然更應該謹慎將事，再三默誦，使文章的氣勢強弱合度，緩急適宜，這才是作文的主要的門徑。



青年讀物叢刊

# 文章修養

唐弢著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一日初版  
中華民國卅五年十一月三日版

定價四元八角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鉅鹿路一八號  
重慶國民路一四五號  
漢口交通路二十四號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